

# 開在記憶深處的花朵



施銀瑩

我的記憶深處盛開著許多記憶之花，有的婀娜多姿、有的亭亭玉立……花開花落，屬於童年的玉蘭花記憶。雖然沒有玫瑰的嬌豔迷人、也沒有曇花一現的光彩奪目，它是純潔素雅的，是香遠益清的，然而它卻不曾凋謝……

——題記

當我輕輕地打開那個沉澱了太多回憶的小木盒，在那不經意的瞬間，一個淺藍色的信封掉到了地上。我拾起那封信，拆開信封，信紙上那憂鬱的藍色天空背景、字裏行間的記憶片段、還有信紙上那淡淡的玉蘭花香味……這一切，使記憶蔓延，在記憶最深處，尋覓屬於我們友情的那朵玉蘭花……

我童年的歲月是在鄉下度過的，記憶中的家鄉有著自然的風光、淳樸的民風……微微，是一位清純開朗、留著清爽短髮的女孩。她是我童年的夥伴、我的鄰居、我的摯友、我的同窗、我最衷心的讀者、我最親密的朋友……我們一起度過了天真爛漫的童年歲月，有深沉濃厚的友情。

當晨光穿過薄霧照射到村莊裏，我們就一起踏著村間的小路上學，享受著這恬靜的早晨和清新的空氣；校園裏，我們是同窗，一起學習、一起研究功課，互相促進、互相支持；課後，我們同看一本書、沉浸在文字的世界裏；然後在夕陽西山的每個黃昏，一起漫步回家。夏天記載著我們太多的回憶，那時我家的庭院裏栽著許多玉蘭花，一到夏天，一陣陣清香便散發著整個庭院。在鳥語花香的夏季，我們一起到小溪邊嬉水、在花圃裏捉蝴蝶、欣賞玉蘭花。記得有一年微微悄悄地告訴我，她最喜歡的花是玉蘭花，喜歡它的素雅嫻靜、聖潔樸實，喜歡它不與群花爭豔的性格。從那以後，每年玉蘭花開，我們都一起在庭院裏觀賞玉蘭花。

後來，我移民到澳門，至今還記得臨走那天的情景。在那間人來人往的候車室裏，微微告訴我，我們的友情是不會因為距離和時間而改變，隨著歲月的流逝，它只會變得更濃、更深，最後慢慢沉澱。然後她給了我一大疊精美的信紙說：“如果你在那邊感到孤單無助或者太想我，就給我寫信。無論是生活的煩惱或喜悅、學習的成績和挫折，我永遠是你最衷心的讀者，與你分享和擔憂。”我聽完後，流下淚，望著微微遠去的背影，視線漸漸模糊，親愛的夥伴，這次離別，我們何時再見？



初到澳門的那年，我們兩個純真的小女孩每個月都會給對方寫信，然後充滿期待地等待對方的回信。那時，在面對新環境以及學業上的不適應，我總是將太多的失落情緒寄託於筆尖，然後再寄給我那位最衷心的讀者。不久之後，我就會收到她的鼓勵和開解，讓我重拾信心，用樂觀的態度去面對生活和學業上的挫折。

幾年以後，時間在流逝，科技在發展，網路的快速方便，使用電子郵件自然變得普及，但我還是喜歡那種有質感的信紙，那份永久的懷舊感。歲月的流逝，我對生活又多了一些感悟。原來，我們也在變。我們都有了自己的夢想、自己的追求目標，學業上的繁忙，我們寫信的次數已不像以前那麼頻繁了，有時心中有太多喜悅，也抽不出時間寫了；有時情緒不好，也不寫了，或許是怕她替我擔心吧，只會在偶然想起，又碰巧有閒時，才把積累多時的情感和生活經歷與對方交流，每次意外地收到對方的來信，已經沒有過分的驚喜，代替它的是溫馨與感動……

今夜，我坐在窗前寫信：

下一季，玉蘭花開的時候，

我會再一次回憶，

然後再一次感動。

因為——

關於我們的友情，

是開在記憶深處的花朵。

